

〔清〕江标等 编

湘学报

③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江标等 编

湘学报

③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商學第一

古者取人國以兵至周而一變其局齊太公以表海之雄勸工極巧通魚鹽之利冠帶衣履天下而海岱衿衽往朝蓋已變爲商戰矣其後中衰筦子猶修其術以爲輕重九府亦成九合一匡之烈由是言之商之取人國於不覺也甚於兵焉善夫白圭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軼行法也故計然治吳不韋伯秦皆以商人兼并之謀爲恢拓國家之本沿及流風至於桑孔尙以商學而取濟軍國後之爲國者才能不及中主而動喜爲抑塞言利之說夫利而可塞抑之誠是也特恐不出於一孔者必決爲數途不聚於中國者必輸之四裔也昔者烏保能得戎王之財而秦皇封之非封其富也誠以戎之財入於中國則戎之命脈操縱於中國之手而不敢動耳故其功

無異克敵而戰勝於無形。反夫是者可以觀矣。近世泰西盛行商學。凡其商人所至之地。即爲國權所及之地。故英人兼并坐大。於近十二年內。增拓至二百六十萬英里。而國家無毫髮之費。其餘如阿非利加。皆爲諸強國按圖剖分。以施行政事。猶尙暗以自主名。其君若相。猶不知其國已入人手者。比比然也。其能如阿比西尼亞脫關寺發耳力抗強敵者。蓋亦少矣。阿比西尼亞在阿非利加北境。乃意大利按圖剖分所得。意人以兵占之。爲阿所敗。意相辭職。遣使行成。然未盡撤意兵。脫關寺發耳乃美人釋放黑奴。劃區以成民主之國。英聖地公司侵之。爲所敗。中國自通商以來。入口貨多。出口貨常少。司農告匱。嘗徇諸國所請。多增口岸。以暢銷洋貨。而重增軍需所入。然其實增之於貨價。而出之以海防軍火器械。無不仰給外洋。名爲有三千萬兩之稅。以抵制漏卮。實則除民間貿易補出式千餘萬之外。國家仍補三千餘萬兩。敲髓吸肌。

使人不覺。一有小故動以兵船相恫懾必遂其欲而後止。然則中國非講商務無以爲自強之基。非定商約無以爲挽回利權之計。中國商約有來無往。華商往來。每附英德商船。以行光緒初年。招商局曾派和。上稅加重。數倍折閱。而回。曾襲侯在英。亦曾設立公司。以自運土貨。乃伊國銀行不肯借貸。銀幣不能周轉。兼爲重征所困。亦遂罷設。獨香港新加坡。乃無而論者。乃欲爲閉關絕市之謀。不稅口岸。華商乃得往來。自如。

亦謬乎。今綜計通商以來利害。上比周秦迄於近代。都爲一篇名曰理財學。客難問答。其宗旨所在。專在流通財貨。而國家中握其樞。則亦平準之說云耳。

問商者賤丈夫之業。士人羞稱。三代盛時。天子食租衣稅而已。什一之外。未嘗有取於民。故當時無甚富甚貧。而國家甚賴有土。及其既衰。天子征伐四夷。司農告匱。於是海內始騷然。置均輸。事鹽鐵矣。而聖王猶或非之。今若行商法。則是驅南

畝而盡爲市人。民棄其土而君失其民。則國非其國也。而欲以之兼并行仁義。其可得乎。曰。利者民之命也。利之所聚。民必歸之。故聖王非能使民也。利之而已。井田之於封建。亦因其勢之自然。自泉幣盛行。而通施之權不在粟帛。而在貨布。然則井田不廢。其勢有所不行。何者。利有所并。而民爲之用也。故人君分并財。調高下以收之。使財幣行如流水。而貧富自均。無所謂限田。無所謂均賦也。蓋已取井田之法。而隱用之矣。然豪俠者流。或販脂賣漿。以富至千萬。細民仰食者。擬於縣官。則天子之民。仍爲所收也。然尺符一下。徵租調役。無不應命者。則上之持其柄也。近世泰西。無國不商。無商不會。甚者專其利以奪其民。闢其土而代其政。國家拱手受成。以大張其威福。而商會卒未聞一叛者。則以上統於商部。而下

操於國家大銀行也。其發之也自上。其收之也亦自上。多則爲之制。少則爲之通。凡可以得鄰國之財。而制人之死命於不覺者。無不爲之謀也。故民奉其上。而無二心。取其財而無二議。其視鄰國之君如孤寄也。鄰國之民如口肉也。鄰國之地如戶庭也。三軍之士一聞令下。如水之赴壑。舉人國若疾風之掃葉焉。當是之時。雖有猛將良臣。曾不救瓦解之禍。其故何也。蓋利權旣失。民久懾其氣。而不敢動也。如此而欲安貧賤。守王道。以自存其國。其勢有所不能。

問商之爲官於古有制。而周禮必屬之於司徒。其故何在。曰此王伯之微權。古今無異軌者也。夫商之能奪人命也。亦如教之能服人心也。人心所向。國亦隨之。故王者不務廣土而務施教。伯者不務得地而務經商。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使召伯

循行南國而三分有二。非果能得其土也。服其民耳。商之能奪人國於不覺也。亦猶是也。故周公合之於司徒。以士施教。以農守地。以商得財。三者得其一。猶可無敵於天下。況兼三者而用之者乎。周之王也。有自來矣。今泰西諸國。除經商之外。無不設立教堂。采入其阻。以煽惑人民者。租界隙地。無不租購。設立墾地公司。以爲得寸進寸者。蓋兼三者而用之矣。故前之收其租稅。稱爲地主者。今反而耕其土地。居其城郭。納其租稅焉。前之服其衣服。習其語言。使相從日化者。今乃服其衣服。變其語言。入其籍貫。受其洗禮。不敢自異其種類焉。由前而觀。則有英之於印度。西班牙。荷蘭之於南洋諸島。美洲諸國之於紅皮野番矣。由後而觀。則有美之於檀香山。荷蘭之於亞齊。英之於北班島。緬甸矣。故昔之強鄰。惟務克

敵今之強鄰惟務滅種滅教欲保教以存其民商其首務也
爲國者可不勉哉

問昔日本之與諸國立約也亦與我同及我光緒之初乃逐漸
改爲管轄寓民而許雜居購產然則泰西之於日本亦三者
並行而日本不以爲危則又何也曰日本之不危其故有四
民智大開一也商務盛而製造興民不仰食於洋人二也管
轄寓民受其法律三也兵能庇護己民張國威四也然當時
俄民尙欲贖資以全購對馬島焉則其危可知矣今中國無
此四者洋人於附近租界買地築路建房卽并入租界設巡
捕治刑獄並聽華民之訟大有人隨地遷之意而欲效法於
日本不已危乎他日有以此爲辭者甚願取日本之法而比
較之

問周禮司市禁靡物胥師掌平貨賈察詐僞今泰西化學盛行入其都者鋼製之鑽石牛乳之象牙硫磺之雞蛋蔴菅之羅錦魚鱗之明珠充塞於市炫燿而不可逼視入手而不知所擇則是司市不禁靡而胥師不察僞也而謂其能行周禮其可信乎曰此正泰西能行周禮而善變者也夫民食於富者因其財也富之能役貧者利有并也故周公爲司市之法以平之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所以調劑之使各人皆無良莠通塞之病也而貨財均矣然而豪商大賈或異斗別衡變輕爲重化大爲小而數不可稽則司市不能制而奸蠹得持良賈之短長於是則不平故爲質人以稽之所以平權衡定輕重歸於一而不可亂也然奸蠹之民以真爲僞以竄爲巧入口而不可食得手而不可衣則是詐取民

財而肆其兼并也故爲胥師之法制之然猶爲肆長使名相近相遠者實相近相爾者皆平正之末嘗因其無害於人而亦禁之也今秦西所作僞物皆察其與原質相同以人工補天工者乃得取牌售賣又用肆長之法分別其相爾相遠而直揭其名未嘗以爲真物而亂之也夫富者爭於靡麗而貧者得佩其服飾則是僞者易求而真者不貴也均財之道於是乎見若夫醇酒滲饔肉質灌水瘡猪上市禽獸非時金銀器皿合銅不中程式皆有禁例秦西市物皆有考較之官凡食物皆經官驗然後許賣違者有罰以蠲銀鏡照其內質若猪牛之屬者並不許賣其結蠲蠲者則貨於膠輿然膠以作川物禽獸魚鱉皆有禁止漁獵之期期內不得售賣違者亦有罰金銀貨物作器必須合銅然合金合銀皆有定式成數亦有官以水驗之不合式者充公正與周禮禁靡察僞之旨相合故曰能行周禮者無過秦西若也今中國之商但知飾僞茶葉染以綠礬大黃必有蠲

蛙棉花灌以熱水

光緒初美國棉花歉收其人乃販棉於印度日本中國三國棉花大盛獨中國之棉

花灌水分行經赤道變為朽腐折本千萬其後印度日本棉花皆遠販於英獨中國寂然惟日本尙購棉於中國新日本亦西灌水之故設公所以驗不遭商會之焚棄即遭警官之禁買

之有水者罰錢焚貨商業之衰由此來也尙宜開商會而禁之

問古周禮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攷之於今亦有合乎曰此卽泰西所謂博覽會日本所謂勸工場也當日本之維新也貨物苦其輸入乃分遣藩士專勵工商回國之後於橫須賀地設立勸工場凡新物爲本國所造者悉陳列其中延請博士爲之評隲定其價值品其高下許以賣權禁人仿造雖至微之玩物無不從而獎給之商人購貨精粗美惡一望了然人情好尙不能蒙蔽其貨之難銷者工固不造商

亦不買故工無費力而商不靡財期年之間國人大化民勸
於工而新物盛出商無廢貨而轉運不窮其後東京長崎相
繼競起工業大盛初年進口鐵骨凡七十萬金末年乃無一
而反有出口焉中國素產磁器而日本陶殖充溢美洲茶葉
近以印度爲強而日本之茶乃遠過中土絲以意大利爲美
中國嘉湖之絲粗細不均外洋購絲以意大利法栗陽爲美而日本蠶利可奪中華十年
之間商務等級由二十五而上居第八焉故泰西諸國稱爲
東方英國也今中國以四兆人民之眾土產數萬萬之饒而
工不勵其力商不修其知各存方隅自固之心一切行情貨
價漲落無常相隔百里價值迥異彼此欺詐以獲盈餘墨守
之商販賣滯貨而不知變爭先壓價以冀早回資本於五洲
貨情渺然無所知也太地工業未嘗一爲攷究也卽有一二

新奇之貨亦過問無人埋沒於空山淹沈於閭里者不知凡幾商學不明工業由是不振也是宜於各處通商口岸設立勸工場遠仿周禮農師之法近法泰西保業之名凡土產之貨製造之能分品羅列使工商一望而知定價者不爲欺朦製貨者各競其巧各國商人因此而歸報其國爭來購買則商務盛行而國可富強矣

問今日日本之勸工場其效明矣然而泰西博覽會之開每數十年而一設合五大洲而品第之中國初會於美再會於法三會於荷蘭過問寥寥說者謂以西人而辦中產不無隔膜或又謂開會乃藉名抽豐之舉於商無益其說然乎曰否夫勸工之法於古有之雖無博覽會之名而已行其意周禮司市上旌於思次以令市鄭箋上旌者以爲眾望也見旌則知當

市矣。思次若今之市亭，是古時市政，本有上旌之典，並有上旌之地，亦有主旌獎之人。特未合五洲而權衡之耳。又賈師凡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又司市凡會同師役市司師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孔穎達謂不帥胥師者，不知物賈。今泰西雖無師役設市之例，而因慶賀設會則會同之意。凡赴會者，必特簡博士、簡派大臣以臨之。品其高下而贈之金牌，亦與上旌之典相合。其必選精通商務之人，亦與遣賈師之政無異。今乃付之西人，付之使館，更付之不知格致之商賈，其無益也宜然。故赴會三次，卒未聞得一新法，以振興本國商務者，此其故也。

問泰西各國於商務最重流通，乃異產入口，必儲關棧，雖爲偷漏而設。然於財則滯矣。敢問徵諸周禮，其說奚在？曰：國君之

於國猶父之於家子孫雖能殖財不能不關白家長一其權也泰西之於商務雖人人有自主之權而統執其法者必歸之於國未嘗以之自私也攷之周禮治市之政凡通貨賄以重節出人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其於市也賈師定其賈然後令市夫必定賈然後令市則其不能私售也明矣然則關棧之設未嘗非古制亦可行於今世也且古之爲關必有重門之險山谿之固有司門以掌其管鑰有司節以掌其信命其入市也賈師定其賈司市定其品又有胥執鞭以守門掌其坐作出入雖無關棧猶關棧也今中國於商務事權既不執其樞紐貨物一到劫奪而徵其財自買自賣爲虛爲盈不過問焉則何如復古時關市之法設立關棧儲

大地財貨於一棧之中爲出爲入爲銷爲滯皆不能逃其鑒察然後徵之則民力可稍紓而國家亦省巡緝之費也且中國之商約曾定值百抽五之例貨既未沽值於何較則其設關棧而徵之於出棧之時也尤宜夫畫地而爲關與建屋而儲貨其理固同矣安見關可設而關棧不可開乎故曰宜設關棧也

問古周禮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則是免關稅乃凶年之政矣而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今之爲關將以爲暴筦子曰征於關者不征於市征於市者不征於關又小匡篇曰關市幾而不征墾而不稅由是言之孟子與國制不相侔而筦子亦異其說也敢問關市之征於王政合乎曰以國用言之則宜取矣以王政言之則不合也何